

南宋湖州鏡考

阮廷焯

鏡 銘

- 湖州石家青銅照子。《湖南出土銅鏡圖錄》葉一三九。又見《石廬藏鏡目》葉二十五。
- 湖州石家清□□子。《韓國斗銅鏡》葉七六。
- 湖州石家真□清銅照子。《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〇六~一〇七。
- 湖州祖業真石家煉銅鏡。〈四川溫江發現南宋窖藏〉，見1977年《考古》第四期。
- 湖州石家□□煉銅照子。同上。
- 湖州石家真□清銅照子。《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〇六~一〇七。
- 湖州真石家青銅照子記。《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一。
- 湖州真正石家無比煉銅照子。〈浙江省碧湖宋塔出土文物〉，見1963年《文物》第三期。
- 湖州石家廉銅照子，煉銅每兩一伯。《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一〇~一一一。
- 湖州石家無比煉銅每兩一百文。《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二。
- 湖州真石家青銅鏡子，煉銅照子每兩六十文。〈談談湖州鏡〉，見1958年《文物參攷資料》第六期。
- 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鏡。同上。
- 湖州儀鳳□□□□真正一色青銅照子。《石廬藏鏡目》葉二十五。
- 湖州儀鳳橋石家一色青銅鏡。《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二。
- 湖州儀鳳橋南酒樓相對石家真青銅照子記。同上，葉一九三。
- 湖州真石家二叔照子。〈長沙東郊楊家山發現南宋墓〉，見1961年《考古》第三期。
- 湖州真石家二叔店照子。《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六。
- 湖州石家七叔煉銅照子。《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三。
- 湖州真石念二叔鏡。《內蒙古文物資料選輯》葉一九八。
- 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略談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的墓葬形制〉，見1959年《考古》第一期。
- 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善齋吉金錄》卷四，葉四十九。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七。《小檀欒室鏡影》卷四，葉二十九~三十。《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巖窟藏鏡》第四集，葉十四。《石廬藏鏡目》葉二十四。《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九十六、一〇二。《韓國斗銅鏡》葉一七四、一七五、一七八、一八〇。
- 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善齋吉金錄》卷四，葉四十八。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

- 七十六、七十七。《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九十八。《韓國斗銅鏡》葉一七四。
- 湖州真本石念二叔照子。《石廬藏覽目》葉二十四。
- 湖州石念二叔煉銅無比照子。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藏，見高橋健自《鏡と劍と玉》葉九十。
- 湖州石念二叔三煉青銅照子。〈四川東山灌溉渠宋代遺址及古墓清理簡報〉，見1959年《考古》第八期。
- 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煉銅每兩壹佰文。《韓國斗銅鏡》葉一七五、一七九。
- 湖州南廟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銅照子記。《韓國斗銅鏡》葉一七四、一七五。
- 湖州石□郎無比鍊銅照子。《韓國斗銅鏡》葉一七七。
- 湖州真石二哥青銅照子。《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
- 湖州儀鳳橋南酒樓相對石三真青銅照子。〈試談中國銅鏡紋飾的發展〉，見1957年《文物參考資料》第八期。
- 真湖州石四郎造銅鏡。《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一。
- 湖州石十郎家無比煉銅照子。《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一。
- 湖州石十二郎煉銅無（比）照子。〈南京太平門外新莊村宋墓清理記略〉，見1958年《考古》第十二期。
- 湖州石十□□，真鍊銅照子。〈杭州西湖九曜山發現許多文物〉，見1956年《文物》第九期。
- 湖州石十五郎。《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八。
- 湖州石十五郎真煉銅照子。《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五十。又《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七。
- 湖州石十五（郎）鍊銅照子。《韓國斗銅鏡》葉一七六。
- 湖州石十六郎上色青銅照子。《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三。
- 湖州石念二郎真青銅照子。《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〇〇、一〇一。
- 湖州石念四郎真鍊白銅照子。《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〇四、一〇五。
- 湖州真石家念五郎照子。《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五十一。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八。
- 湖州儀鳳橋酒樓相對石念二叔男念七郎鏡。《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三。
- 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無比煉銅每兩一百文。同上。
- 湖州石十姐摹煉銅作（無）比照子。《藤花亭鏡譜》卷三，葉三十六。

案宋湖州鏡，當以石家為宗，石家鑄鏡之人，據此所紀，有石二叔、石七叔、石念二叔，而石念二叔之鑄鏡，傳世最多。其石□郎、石二哥、石三郎、石四郎、石十郎、石十二郎、石十五郎、石十六郎、石念二郎、石念四郎、石念五郎、石念七郎、石三十郎、石十姐，殆即石二叔、石七叔及石念二叔之支脈後裔，鑄鏡之術，同以石念二叔為法者也，而其所鑄之鏡，幾無體不備焉。周慶雲《夢坡室獲古叢編》〈湖

州石家鏡跋》云：「吾湖石家鏡昉於宋，《銅仙傳》有宋石竟曰湖州石家廿二叔，男廿九郎照子，瞿木夫所錄石鏡稱廿二叔者亦有二，宣統時南潯北小圩發古塚得一鏡，即大菱花鏡，鐫湖州真石家廿二叔照子，以云真者明乎非偽也。鏡作照者，避諱也。其第二鏡得於潤州冷灘，文同前。第三鏡得於海上，文曰湖州真石二哥青銅照子，及《銅仙傳》所云廿九郎者，皆廿二叔之後裔也。」是石家鑄鏡之人，復有石廿九郎。此外又有石八郎，石十三郎，皆詳後文。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卷三十三}引《西吳枝乘》云：「予在婺源購得一鏡，水銀血斑滿面，開之止半面，光如上弦之月，背鑄字兩行云：『湖州石十三郎自照青銅監子』十二字，乃唐宋殉葬之物也。」此殆宋鏡，與唐無與也。監子即鑑子，宋太祖祖名敬，避嫌名耳。因知石家鑄鏡之人，別有石十三郎，據此所稱，乃後進之傑出者也。《藤花亭鏡譜》所載一鏡，屬之南唐時器，湖州不隸南唐版籍，且其時不聞鑄鏡，而照子即鏡子，亦避嫌名耳，其為宋器無疑。此之石十姐蓋與石二哥為兄妹行也。南宋時鑄鏡，雖避嫌名，然檢銘文，間有仍作「鏡」或作「銅鏡」者，則避諱亦時有疏密，未可一概而論焉。王士倫《談談湖州鏡》云：「湖州儀鳳橋至今尚存，橋墩上刻有『紹熙四年（1193）九月初六朝請郎知湖州軍事趙充夫建』。《烏程縣志》載：『儀鳳橋在縣治東南，跨漕瀆，唐儀鳳中置，因名。宋天聖三年（1025）知州高慎重建。紹熙三年（1192）毀於火，四年知州事趙充夫重建，易名紹熙橋』。儀鳳橋既然在紹熙三年毀於火，四年重建改名紹熙橋，而石家所標用的是儀鳳橋字樣，那麼石家鑄鏡鋪，可能是紹熙以前創建的。」王君所考，其說近是，然尙可補充者，今檢董斯張《吳興備志》^{卷六}云：「往歲鄰人屋發古牆得鏡一遺余，鏡微薄，疑似唐製，銅質瑩然，光奕奕有清寒氣，殆數鍊所獲。背有銘云：『淳熙二年（1175）湖州石十五郎造』，字體稍類蘇長公書，湖州以鏡名，宋世已然。」此石十五郎，屬石家後裔，既有淳熙紀年，是石家店之創設，其時猶可上推，蓋當南宋紹興年間也。朱彥《萍洲可談》云：「余族父炳居湖州儀鳳橋西，常貯數百緡以射利。」可見儀鳳橋西南一帶皆為民宅市廛之所。湖州儀鳳橋殆為石家店後裔所居，其祖店即石念二叔所居，乃在湖州南廟前街西，廟前街之名志乘弗載，當出俚俗之稱，然其地究在何許耶，嘉泰《吳興志》^{卷九}云：「甘棠橋在湖州府治南通靈廟前，」又^{卷三}云：「通靈王廟，在甘棠橋，與橋相直，舊謂之銅官山趙監廟，見《舊圖經》、《統紀》。今俗呼銅官廟。」此通靈王廟殆即廟前街西之祠廟也，其地與儀鳳橋相望，嘉泰《吳興志》^{卷九}云：「蓋由餘不前谿等水自定安門入，苕水自清源門入，二水至江子滙合為霅谿，以出臨湖門，跨餘不水有甘棠橋，跨苕水有儀鳳橋，而駱駝則跨合流之霅水也，是謂三巨橋。」其所以遷徙之由，殆以儀鳳橋南為酒樓，地近市廛之故歟。《府志》引韓敬《重修儀鳳青銅二橋記》云：「吾邑樸儉，橋道所直，無歌亭舞館之繁，無畫柱雕欄之飾，要以行其上者，質絲出市，不聞追呼之聲，棹

其下者，載薪還家，不見石壕之吏，熙熙化日，誰實貽之。」據此所載，朱明之代，此地仍為民宅市廛之所在，猶可彷彿南宋當時之狀況於百一也。《宋史·食貨志》下二：「雍熙初，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又：「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又：「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為銅器，皆有禁。」又：「紹興六年（1136），斂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又：「慶元三年（1197），復禁銅器，期兩月鬻於官，每兩三十。」兩宋之世，銅禁弗絕，慶元間以每兩三十鬻於官，而煉銅照子有每兩六十文，或至百文者，殆視所煉之銅純否，以定其值焉。

湖州石家法煉青銅照子。《江西省廢銅堆》，見1959年《文物參攷資料》第八期。

湖州石道人造。《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二。

湖州石道人法煉青銅鏡。《巖窟藏鏡》第四集，葉十三。

案《西陽雜俎》^{卷三}云：「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命於內府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鏡鼻盤龍：嘗曰：『此有真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歲時廣記》^{卷三}：「或云：是揚州所進，初模範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見行於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者。」此以鏡作法器用也。《容齋隨筆》五筆云：「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王禹玉云：『紫閣曛曛隱曉霞，瑤墀九御薦昌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是鏡又可作厭勝之用。鑄鏡之需道人及所以法煉者，其故可知焉。此類道教銅鏡，近年於貴溪縣龍虎山偶有發現，見1982年《江西歷史文物》第四期所載金來恩〈貴溪縣發現道教銅鏡〉一文。石道人者，殆石家之後裔也。

湖州方家造鏡。《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三。

湖州真正方家煉銅無比照子。同上。

湖州陸家煉□。《廣西桂林西郊又發現三座古墓》，見1954年《文物參攷資料》第十二期。

湖州孫家，青鸞寶鑑。《石壚藏鏡目》葉二十五。

案湖州方家、陸家、孫家事蹟不詳。《巖窟藏鏡》第四集，葉十三著錄一器，銘曰朝市劉家清銅照子，其說有云：「朝市不知何地，鏡質及作風為湖州系統，意或湖州之街市名歟。又湖州鏡銘中劉家亦罕見。」姑次於此，以俟考云。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搬摺運，於是費減十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

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是湖州鏡之稱，宋人已有之，其所以產鏡之由。嘉泰《吳興志》^{卷八}：「郡舊有銅坑，工人鑄鏡得訣，大小方圓，照覽若一。」此其一也。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卷三}引《烏程劉志》：「磨鏡必用湖水爲佳。」又引《西吳枝乘》：「鏡以吳興爲良，其水清冽，能發光也。」此其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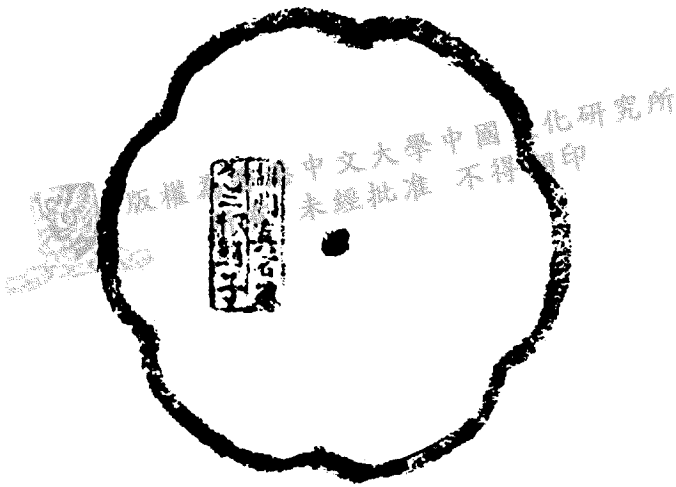
湖州鑄鑑局乾道四年煉銅照子官圈。《巖窟藏鏡》第四集，葉十二。

湖州鑄鑑局乾道八年鑄。鍊銅監，鑄造工匠，石八郎。《古鏡圖錄》卷上，葉十六。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四十二。《石廬藏鏡日》葉二十二。

案《巖窟藏鏡》云：「正史有湖州鑄錢局（宋時諸州鑄錢局設鑄錢監，歸少府監管轄。），而無鑄鑑局，蓋因職位過小耳。」又云：「宋金之鏡有一特殊制度，即陰刻邊款之方式，蓋宋金之際貨泉缺乏，鑄鏡之原料既窮，遂出禁銅鑄鏡之令，鑄鏡概須官家許可，刻款後方能攜帶自由，故各地鏡商鑄鏡經過檢驗登記之後，方能公開發售。其官家鑄造者，則刻某地官匠字樣。」據《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四十一著錄一宋器，銘曰：咸平二年庚子東京鑄錢監鑄造。則北宋時尙無鑄監局之稱，鑄監局之設，殆始於南宋耳。《巖窟藏鏡》第四集，葉一著錄一器云：「外緣有陰刻銘文八字及一押，曰太原府錄事司官匠圈。宋史無此官制，惟此鏡不類金元，且太原又在北宋版圖之內。則此鏡爲北宋初作，殆無疑也。」此當爲北宋之鏡，陷落於金，陰刻銘文，則出於金之錄事司也，梁氏於此，尙未達一間耳。《石廬藏鏡日》葉二十四所載一湖州真本石鏡云：「紐旁牌子正書三行，行五字，文曰：湖州真本石念二叔照子，與前竟係屬一家之製，邊刻兗州錄事，下不可辨。」此則南宋之鏡，輾轉入金，故有金之錄事司邊刻銘文以及花押也。《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九十一著錄一金器，邊刻有兗州官匠圈，是知金代原有兗州也。又《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見1977年《文物》第十一期）載有一器，銘曰：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邊刻通州司使官圈，與此正同一例，其時宋金雖已成敵國，而民間乃有陰相往來者也。《合璧事類》外集卷六十一云：「慶元三年（1197），復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民間多不盡輸，遂命再限兩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湖州舊鑄鏡，行於天下，至是官自鑄。」所引之文，未詳出處，細按之當爲《宋史·食貨志》二下之文，而較今本爲詳。是知湖州官鏡之鑄，不始自慶元，乾道四年已有之焉。又此鑄造工匠石八郎，亦石家後裔而供職鑄鑑局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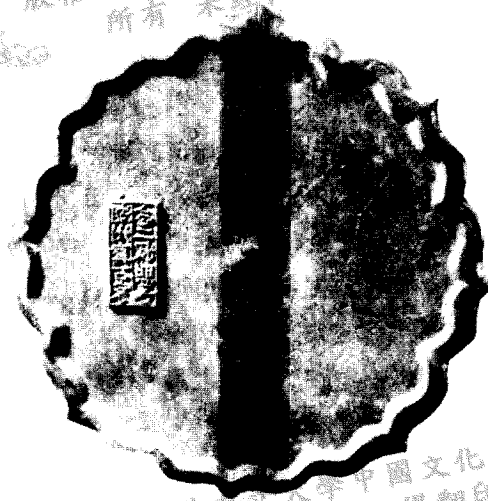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鏡 式



以上為葵花形，有六出、八出兩種，銘文或居鈕左，或居鈕右。銘文兩行者，各居鈕之左右，間有成對稱形式。其有柄者，銘文居正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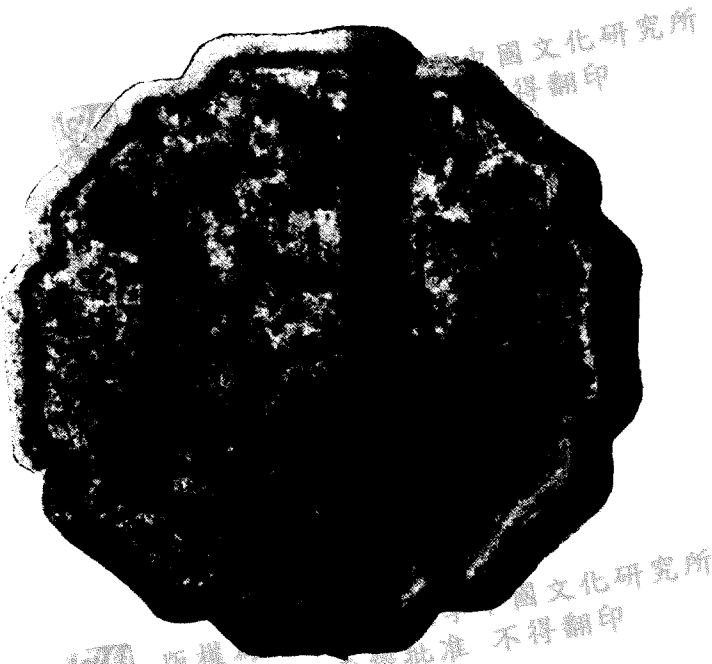


以上為菱花形，有六出、八出兩種，銘文或居鈕左，或居鈕右，間有廿一出者，銘文居中偏於上方。其有柄者，銘文居正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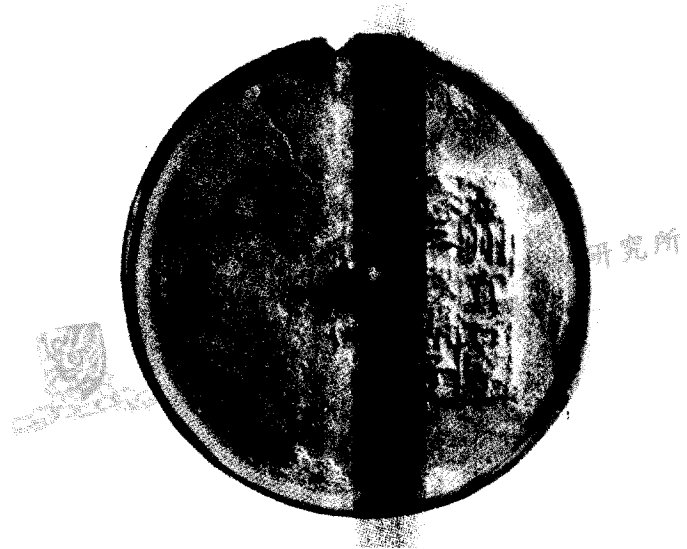


以上為荷花形，六出，銘文居鈕左。



以上為八角形，銘文或居鈕左，或居鈕右。其有柄者，銘文居正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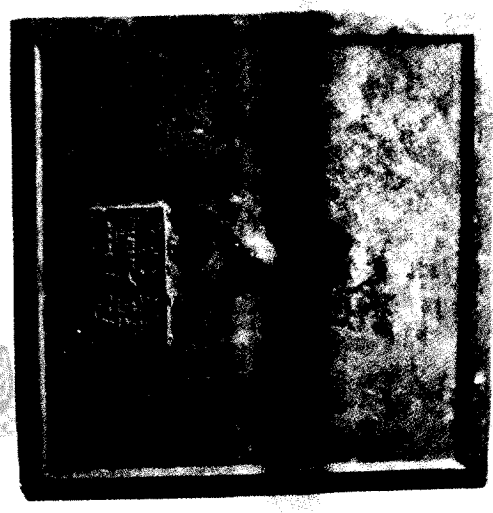


以上為正圓形，銘文或居鈕左，或居鈕右。或有居於鈕座，及其上方。其有柄者，銘文居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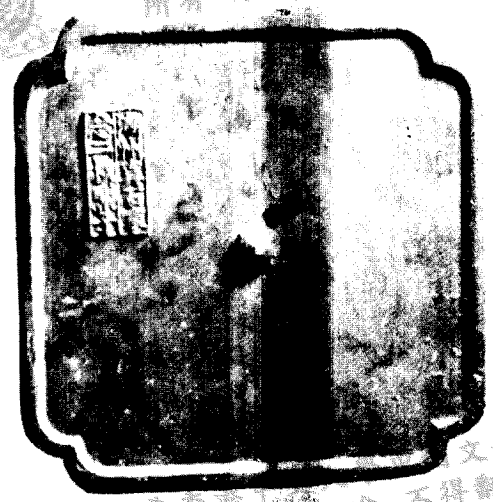
以上為桃形，銘文居正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南宋湖州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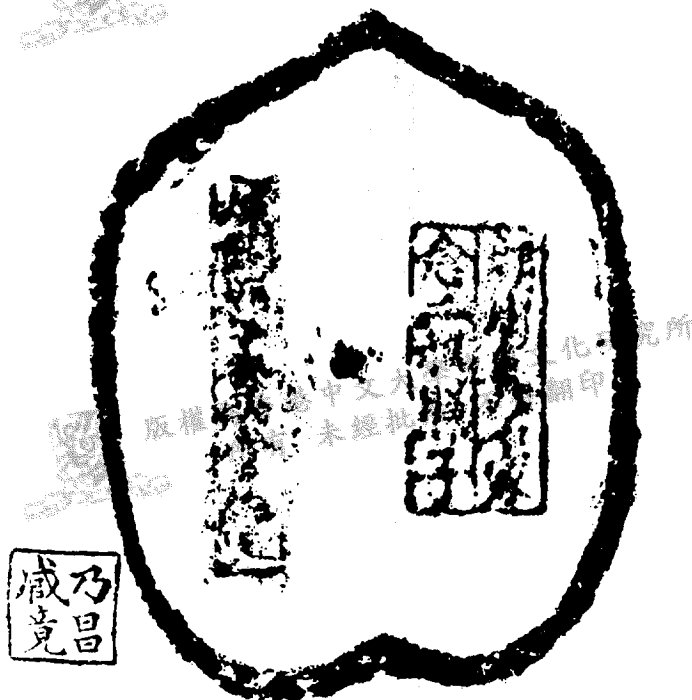
以上為正方形，銘文居鈕左，或居鈕右。亦有遍居鈕之四旁者。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以上為方亞形，銘文居鈕左，或鈕左上方。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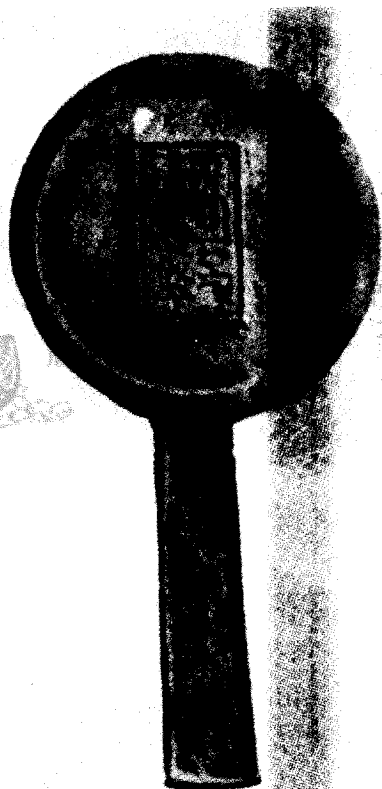
以上為盾形，銘文居鉏右，間有居於鉏之兩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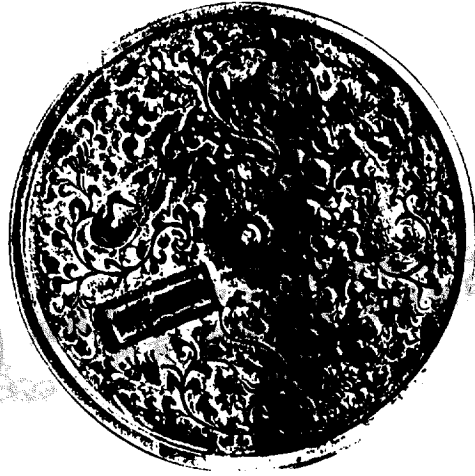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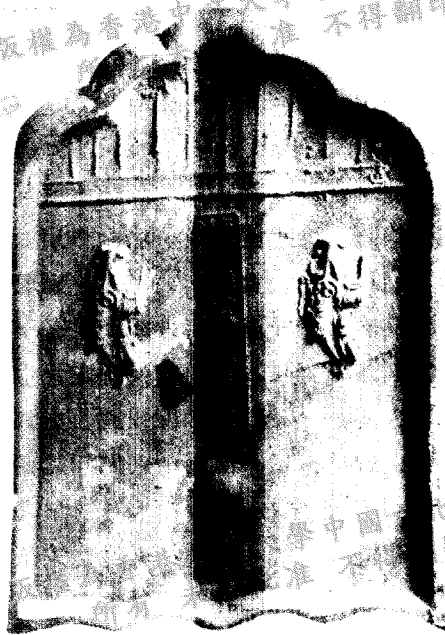
以上為瓶形，銘文居瓶腹正中，僅此一見，著錄於《韓國銅鏡》葉一七七。



以上為柄形，銘文居正中。有葵花柄形，菱花柄形，八角柄形，正圓柄形各類。案《巖窟藏鏡》第四集，葉三至四云：「宋鏡似可依時期分為三階段，而研究之第一階段為北宋初期，二為遼金迭興之北宋期，三為南渡後與金對立之南宋期，而南宋渡江以還，岌岌自保之不暇，又豈能顧及小品之日用珍玩，所鑄則只略具形式，而不講求美觀，湖州鏡之簡單樸素，實為南宋工藝之顯著表現，均一律素地無文，日本出品有湖州鏡之有圖文者，如後藤氏《古鏡聚英》下篇圖版三六之七及八均是。惟據後藤氏之概說第五謂該鏡為日本藤原時代仿宋之作，並非真湖州製品云。至湖州鏡之外形，有二點最堪注意，一為有柄湖州鏡，有銘無銘均有發現，鑄鏡加柄，唐時似已有之，然鏡柄之廣泛應用，似自南宋湖州鏡始。二為圓筒形高緣，如本集所錄之石道人鏡，往昔曾屢見東瀛近代作鏡往往作高緣圓筒形，屢思而不解其來源，今歲由滬獲此湖州石道人一鏡，方恍然其為仿宋款式。」梁氏茲論，於南宋湖州鏡，尤其石家鏡系之特徵，敘之已詳，其最主要者不外兩項，一為素地無文，一為鏡式繁多，因就此兩項，聊復言之，以補其不及云。



以上一器，見沈從文《唐宋銅鏡》葉七十九，題湖州造鼻啣瑞草鏡。又與《刪訂泉屋清賞》圖版六四之一二八所載一器花紋相同，所不同者乃長方框內之銘文，彼銘作「高麗國^{鏡匠}金^評造」，梅原末治以為出高麗仿製者是也。其實此器與湖州鏡傳統風尚大相逕庭，疑亦出高麗所仿，銘或作湖州或作高麗，而花紋則仿唐鏡而成者也。又李蘭暎《韓國斗銅鏡》葉一七七所載一器，其鏡影如下：



以銘文「煉銅照子每兩壹佰文」攷之。此類鏡銘，僅湖州石家鏡有之，此器在高麗開城出土，殆亦高麗所仿製也。

此鏡無內外區之別，銘文之外，圍繞之花紋，更形顯著，是湖州鏡之非素地無文又一例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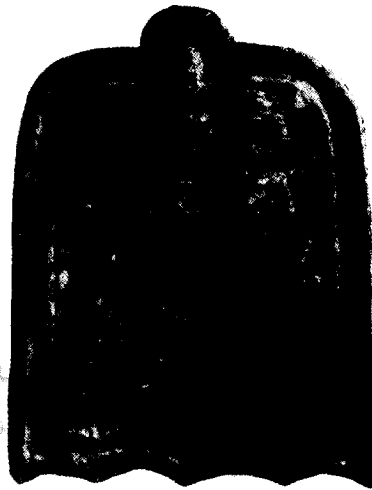
湖州鏡既不能於圖文取勝，惟有於形制競巧，其鏡式類別，凡十有二種，略如前述。其中盾形鏡器一種，日人稱為豬目鏡者，竟有疑為出自高麗製作，（見高橋健自《鏡と劔と玉》葉九十三）不知我國竝有著錄，（見《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五十；《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七；《小檀樂鏡影》卷四，葉二十九。）而復有出土，（見1961年《考古》第三期〈長沙東郊楊家山發現南宋墓〉；《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八至一〇九。）其非高麗所製作明矣。《湖南出土銅鏡圖錄》葉一三八所載一器，題宋環鈕八卦鏡，鏡式與此並同，特鏡鈕貫一圓環耳，盾形鏡器始從此胎脫而來者也。（圖附）



至如瓶形者，構想夔絕古今，極盡詭變能事。又作箕形者，與《四川省出土銅鏡》葉一三六至一三七所載一宋器略同，當屬同一構想之作。（圖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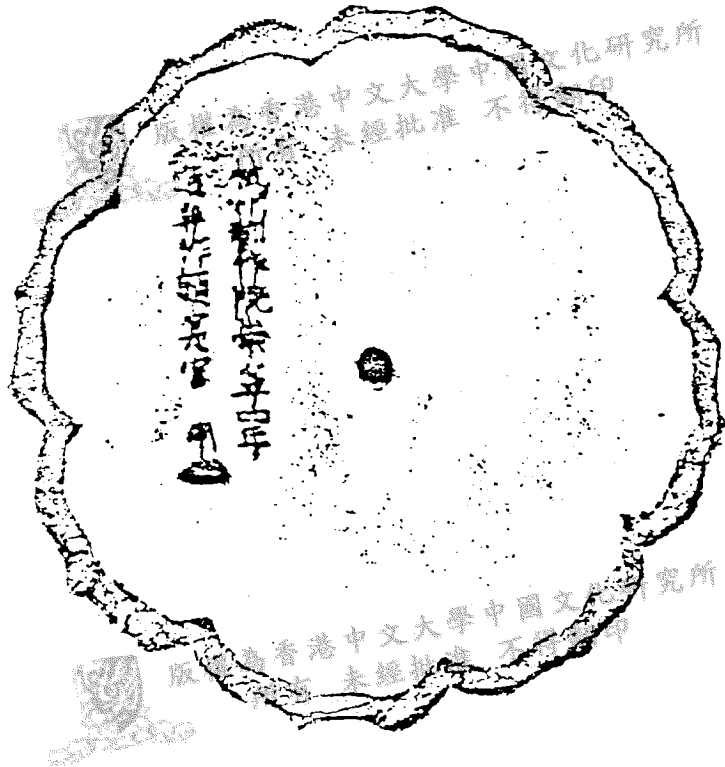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阮廷焯



瓶形及箕形二器，皆高麗開城出土，固非梁氏所及見，而中土亦無傳，禮失而求諸野，孔氏之言，於今猶有徵焉。

湖州鏡之鏡式雖有不同，然傳統之鏡式，應以葵花、菱花、荷花之模鑄銘文兩行居左鈕或右鈕為正宗，此類鏡式，非始於南宋，殆北宋已有之。余藏一北宋杭州都作院鏡，鏡影如下：



此器為六出荷花形，銘文「杭州都作院崇寧四年（1105）造弁作鏡寔官，（花押）」兩行居鈕左。此即傳統湖州鏡式所自昉也，頃新獲此器，得為佐證，為之狂喜累日，其可其補宋代鏡史之不足，何待言哉。

又案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卷三十三}引《野語》云：「湖鏡有背作龍鳳文者，置於日中，其光反映壁間，背文龍鳳了了可辨，謂是透光鏡遺法。」此即湖州透光鏡也，此種透光鏡，漢代已有之，現藏上海博物館，（見1957年《文物參攷資料》第十三期）其透光原理曹元宇《中國化學史話》葉七八至八〇已有論述，茲不贅言。《巖窟藏鏡》第四集葉三又云：「宋金各朝泉貨窮乏，因原料用銅不足之故，不惟取締新鑄，而且銷熔古銅古鏡，造成鏡史上空前浩劫，遂使數千年誇耀世界之金工藝術一蹶不振，殊勝浩歎。」此又知其一不知其二，漢代透光鏡優良金工藝術，不意猶存在於南宋之湖州，茲非湖人之光譽也歟。

附錄：明代湖州鏡考

既虛其中，亦方其外，一塵不染，萬物皆備，湖城薛晉侯造。《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又見《石廬藏鏡日》葉二十三。

既虛其中，亦方其外，一塵不染，萬物皆備。吟香書屋銘。苕溪薛惠公造。《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二十六。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六十一。

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羣倫。苕溪薛惠公造。《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二十七。又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六十一。

不璧而珪，萬象能鑒，不黜而光，一心自湛，些子本無，以虛為監。薛惠公造。《韓國銅鏡》葉二一九。

韓 湖州薛惠公造。《藤花亭鏡譜》卷四，葉二十一。

禮 湖州薛造。《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

湖州薛晉侯自造。《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九。又見《小檀樂鏡影》卷四，葉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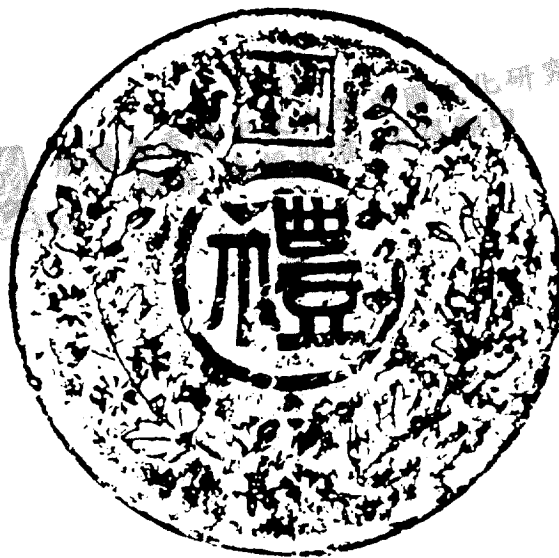
方正而明，萬里無塵，水天一色，犀照羣倫。苕溪薛德公造。《石廬藏鏡日》葉二十三。

湖州薛氏茂松造。《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

文斗 湖州薛敬泉。《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九。又見《小檀樂鏡影》卷四，葉二十七。

案周慶雲《夢坡室獲古叢編》湖州薛晉侯鏡跋云：「《西吳竹枝詞》云：薛家鏡子最精良，生練曳來半面光，捨得龍盤書小字，可知前有十三郎，注：袁宏道詩，薛家鏡子開生練。案薛杭人也，而業於湖云云。吾湖石家世其業者著於宋代，薛氏不知始於何時，郡志但載薛氏晉侯字惠公，向稱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予得薛氏方鏡是薛晉侯鑄，第二梵文準提咒則薛茂松製，第三禮字則云湖州薛氏，蓋皆惠公

後人所作也。」袁氏詩所稱之十三郎，及指石家十三郎，是薛氏鑄鏡當在石家店之後，其始祖殆為晉侯，以生煉之法馳名於時，《湖州府志》^{卷三}引《烏程劉志》云：「湖之薛鏡馳名，薛，杭人，而業於湖。」《浙江通志》^{卷二}引《西吳枝乘》云：「鏡以吳興為良，最知名者薛氏。」《西吳枝乘》，謝肇淛撰，與袁宏道同時，所稱薛氏鏡殆明代其店猶有存焉。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卷三}云：「薛名晉侯，字惠公，向時稱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近年玻璃鏡行，薛鏡之不復著矣。」又^{卷四}：「宣化坊在府治謙樓南。明正統十三年（1449），知縣宋彬建。」是薛家店在明代之所在，其自稱苕溪薛惠公者，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卷三}云：「苕溪，在府治南，即諸水所匯也。《寰宇記》在烏程縣南一里，苕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殆沿宋人之舊稱者焉。《石廬藏竟目》著錄一器，銘曰：苕溪薛德公造，其說有云：「德公與惠公或屬兄弟行。」亦可備一義。周氏所舉之薛茂松外，別有薛敬泉者，當是惠公後人，惟其名曰敬泉，敬字明犯宋諱，其非宋人可知，要皆薛惠公一脈之所傳。又《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七十九著錄一宋器，銘曰薛敬山造，薛敬山與薛敬泉疑為兄弟行。亦其屬明人之證，稱宋器者，失於諦審矣。檢《夢坡室獲古叢編》實用器下所載一器，題湖州薛氏禮字鏡，其圖如下：



此鏡無內外區之別，銘文之外，圍繞之花紋，至為顯著，又《韓國斗銅鏡》葉一二九所載一器，銘文題湖州薛惠公自造，鏡影如下：



其與前之一鏡，形制略同，惟鏡鈕外圍圍繞之花紋不同而已，此皆明代湖州鏡之創製，而異於南宋者也。前一器周氏著錄未定其時代，後一器李氏定為朝鮮時代，則誠屬明代鏡器，誠卓識矣。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Hu Chou Mirrors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A Summary)

Yuen Ting Cheuk

The Shih family 石家 was outstanding as craftsmen in Hu Chou 湖州 mirrors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They included **Shih Êrh-shu** 石二叔, **Shih Ch'i-shu** 石七叔, **Shih Nien-êrh-lang** 石念二郎, **Shih Lang** 石郎, **Shih Êrh-kê** 石二哥, **Shih San-lang** 石三郎, **Shih Ssü-lang** 石四郎, **Shih Pa-lang** 石八郎, **Shih Shih-lang** 石十郎, **Shih Shih-êrh-lang** 石十二郎, **Shih Shih-san-lang** 石十三郎, **Shih Shih-wu-lang** 石十五郎, **Shih Shih-liu-lang** 石十六郎, **Shih Nien-êrh-lang** 石念二郎, **Shih Nien-ssü-lang** 石念四郎, **Shih Nien-wu-lang** 石念五郎, **Shih Nien-ch'i-lang** 石念七郎, **Shih Nien-chiu-lang** 石念九郎, **Shih San-shih-lang** 石三十郎 and **Shih Shih-chieh** 石十姐. The workshops were loc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Nan-miao-ch'ien-chieh** 南廟前街 of **Hu Chou**, and were later moved to **Yi-fêng-ch'iao** 儀鳳橋. Besides the Shih family, the families of **Fang** 方, **Lu** 陸 and **Sun** 孫 were also known in the craft, yet they have left behind no examples of their work. Official mirrors were cast by **Hu Chou Chu-chien-chü** 湖州鑄鑑局, and were marked with the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the fourth year of **Ch'ien Tao** 乾道四年 or the eighth year of **Ch'ien Tao** 乾道八年. As for the patterns of mirrors, there were lotus patterns, octagonal patterns, circular patterns, square patterns, **square ya patterns** 方亞型, shield patterns, vase patterns and handle pattern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mirrors is that they have plain backgrounds. The shield-shaped mirrors were popular in Japan and **Kao Li** 高麗 (ancient Korea), but were rare in China. The **vase-shaped mirror** is especially unusual in design.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re is an appendix on the study of mirrors cast by the **Hsüeh family** 薛家 in **Hu Chou**.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e influence of the **Hu Chou mirrors** of Southern Sung on the technique of mirror casting in the **Ming Dynast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